

年味

□ 王罗成 安徽合肥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,腊月一到,年味就出来了,家家户户都在欢天喜地准备着过年。这是一年辛劳之后,大人、孩子们最惬意和享受的一段幸福时光。

在我们老家,年味主要来自三件很重要的事情,完成这三件事情,过年也就基本准备妥当。最重要的一件事,就是杀年猪。杀年猪可以说是我国流传久远的一种迎新年的方式,当然我的家乡也不例外。有童谣唱道:小孩小孩你别哭,进了腊月就杀猪;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月就是年。这反映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人们盼望杀年猪吃肉的迫切心情。杀的年猪是一家人辛苦一年养的猪,是吃孩子们打来的猪草长大的,极其生态环保,肉质鲜嫩。不像现在的猪,三四个月就被催肥了,这样的猪肉吃在嘴里,如同嚼蜡。杀年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头两三百斤的猪,至少四五个“壮汉”才能“制服”。捆好猪,就要抬到场地上,烧上一大锅滚烫的开水。猪之将死,其鸣也哀,惨叫声让看的人心生怜悯,但主刀的“壮汉”却毫不留情,朝猪肥嘟嘟的脖颈处,猛地一刀下去,猪顷刻间毙命,放出一大盆猪血。剩下的事就是吹气、拔毛、开膛破肚。猪肉切割好后,左邻右舍你十斤,我二十斤,一会儿功夫,一头几百斤的肥猪就被大家“瓜分”了。买到猪肉的人家欢欢喜喜拎着猪肉回家过年。帮忙杀猪的人也开心地拎着“免费”的“猪下水”和数斤猪肉回家犒劳自己和老婆孩子。

梧桐下的缅怀

□ 陈亚戈 安徽合肥

成于五十年代的合肥长江路,虽素有“安徽第一路”的美誉,但长期以来容颜难改,记得当年沿街最具欣赏价值的景色,还是路两旁栽下的法国梧桐树,浓密的树冠把整个街景都揽进了自己的怀中。

至于盛夏的街道,能吸引孩子眼球的是由各式冷饮装点起来的市容,在沿街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,把那些刚开了窍的孩儿魂都摄了去。

文革之前,长江路两旁的人行道上,卖冰水的摊位和可以流动的冰棒箱,甚至可以用盛况来形容,由行道树影做背景,花红柳绿的,一字排开,招徕顾客。

摊位上也有大碗茶,而最夺目的还是五颜六色的冰水,通过红、黄、绿三位主色调的尽情调配,在法国梧桐的浓荫下,散发着诱人的光泽,每一个路过的小朋友,都感到脚步会从轻盈转而变得滞涩。

晶莹剔透的冰水,就满满地盛在普通的玻璃杯中,摆在正方形的矮桌面上,因季节带来热腾腾的感觉,而显得异常美丽,于是在孩子近乎放赖的坚持下,携手逛街的父母只好让步,先停下来,坐在矮桌旁,给孩子点了一份冰水,自己一边歇息,一边欣赏孩子喝冰水的神态,幸福的印象,都绘在了街头聚散两宜的风景里。

冰水是甜的,带有和相同色泽匹配的果味,再加上冰爽的感觉,使孩子心中有了最具挖潜和提升食欲的可能。

和孩子不同,大人知道街上卖的冰水,卫生状况难以估量,基本上是色素调和出来的结果,每每尽量劝阻,不行就退一步改用冰棒交换,于是后来摆冰水的摊位,就在冰棒箱的围追堵截下,渐行渐远。

当然说到冰棒,可以说香甜爽口的感觉,几乎充满了整个童年的记忆。

“香蕉冰棒三分一支!三分一支香蕉冰棒!”

乡情十足的叫卖声,从街上传来,每年从它的第一声响起,嘴馋的孩子就再也坐不住了,总有一种冲动,强迫自己把目光往街头方向扫去。

这是合肥六十年代市面上最便宜的冰棒了,当然也是我们普遍接受的,除此之外,夹豆沙的冰棒,摆在第二位,售价要四分钱一支,我们接触的也不少。再贵一分的奶油冰棒,吃的机会就要少多了,家境好一些的可以期待一周有一次和奶油冰棒的零距离,一般的就视果味冰棒为最终理想。因为我们童年所处的时代,在冷饮的消费上还无法做到按需分配,家长在满足子女的要求上

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做新衣。腊月里裁缝是最受欢迎的人,再不济的家庭,过年的时候也会给每个孩子做一身新衣服。做母亲的先到集市上选好心仪的布料,然后去跟裁缝约好到家里做新衣的时间,一般只要一两天全家过年的新衣就大功告成了。新衣服拿回家,试过后立刻就被收起来了,要等到过年才给穿。于是企盼过年,等待穿新衣的心情成为那个年代孩子们重要的年味记忆。

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要做到的,就是做豆腐,我们那里称之为“打豆腐”,一般是在腊月中旬进行。在农村,豆子是很容易找到的食材,前场后院、开荒地种出的豆子足够一家老小做豆腐吃的了。先把上好的豆子放在木桶里用清水浸泡发涨,一两天之后,送到磨房中进行磨浆,接下来的工序就是摇浆过滤、煮浆、点卤、压榨成型。只需半天功夫,一板板热气腾腾的豆腐就新鲜“出炉”了,即便是剩下的豆腐渣,也可以被人们拌上蒜苗当作美食炒着吃了。

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,如今,商品已经极大的丰富,不再缺吃少穿,只要手中有钱,即使足不出户,人们也能买到心仪的年货。杀年猪、做新衣、“打豆腐”自然也不再是腊月里必不可少的年俗活动。只不过没了这些年俗活动,就少了很多儿时的“年味”,或许年味就是一种心情吧!

会表现得很迟疑,因为每一个钢镚,都来之不易,我们没有理由使自己更奢侈一点,如果是孩子自己的“私房钱”,出手更要掂量一下。

盛夏的合肥,冷饮的高端也偶有问世,比如雪糕,惊艳一瞥,绝对的脱离大众,那不仅是贵的问题,而是比较稀罕,因为很少有人吃得起,一般人经营。我记得五毛一块的“小冰砖”,基本上在合肥的百货大楼才能见到,放在冰柜里,其他地方很难觅其踪影,靠几块木板拼凑起的冰棒箱,隔绝热气侵蚀的是湿毛巾,保温效果有限,无法伺候娇气十足的雪糕和冰激凌。

如果夏天撤了,秋天也闪到了一边,那长江路上的景致就一下萧瑟起来,只有叶已枯黄的梧桐还在坚守岗位,想用宽厚的肢体,庇护过往的行人,使寒气尽可能的远离人们,但无可奈何,大街的寂寞情景还是上演了。

在风雪还没有抵达的初冬,如果天空中无暖阳,长江路上有时竟然会冷清的见不到一个人影,偶尔,公交车驶过,荡起一丝生命的气息。

傍晚,下班、放学的人,陆续走过街头,步履匆匆,似乎夏日的繁华不曾有过,没有人回头,若有所思已失去的一切。

这时在长江路与无为路的交叉口,有一个烤山芋的炉子,趁着夜色,悄悄的进驻街市口,卖冰棒的行业是有营业执照的,而烤山芋没有市场准入的凭证,是资本主义的尾巴,小心被割掉,行事总要隐瞒一点,不能招摇,但依然吸引了行人的注意,当然主要是勾留住了少年的目光。

烤山芋的炉子,是一个竖立的、封闭的摊档,远远望去像是一个汽油桶,但我们知道里面装的什么。

这一晃几十年过去,仿佛就是转眼的工夫,世界大变,尤其是立足改革开放的中国,更是引起全世界的注目,从精神到物质,都发达到了一个繁花似锦的阶段,我们过去关注的街景,已是物非。

长江路因为拓宽的需要,将梧桐移植他处,带至而来的是两旁高楼林立。而冷饮的花色更让今天的孩童眼花缭乱,舌尖不解遥远的回忆。唯不变的烤山芋,香遍了城市的各个角落,而每每让我想起长江路上的法国梧桐,虽已逝,不复原本茂盛的模样,但她曾有的宽容和大度,因为装点过我童年的梦,使本来回忆起来有些枯燥的往事,变得异彩纷呈。

冻疮“老友”

□ 居著培 江苏东台

又一股寒潮来袭,人们开始“全副武装”。羽绒服、羽绒裤、皮棉鞋、帽子、围巾、手套……我除了这些还从抽屉里寻出春天收藏好的冻疮膏,搓搓我的手心手背。嘿!皮肤除了显得干燥外,一切如常。但经验告诉我,别高兴得太早,冻疮“老友”会不请自到的。

据说,冻疮这种东西如果你在你年幼时和你结缘,就会伴你一辈子。这我信。记不得从小时哪一年开始,每年我都会生冻疮。只记得小时候冬天特别寒冷,棉袄袖子永远嫌短,遮不到手背。呼呼的寒风中手上先是出现一块块红肿的硬块,又疼又痒。恨不得把手就藏到手套里别往外伸,但又没办法。吃饭时手要拿出来,写字时手要拿出来,洗脸洗脚更是没办法。眼看着冬日渐深,手上的硬块如乱坟岗的坟堆一个个增多,那种烦恼会像冬日阴冷的天气一样,深入骨髓。

被冻疮烦恼得不行,整个冬天都瑟瑟缩缩的,什么都不想干。但有一次,看到母亲给猪喂食,十根指头一根根都冻得像胡萝卜。我发现生冻疮的不是我一个人。我因为生了冻疮就赖着不干活,母亲生了冻疮却不会把活推给别人。我也应该勇敢点才对。从那以后,我不再为冻疮唉声叹气,家务活也坚持干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发现,不管你干不干活,冻疮还是准时光顾,所以,还是别懒。

成家后,老公倒是对我很照顾。往往冬天没到,他就会调侃我又要“冬眠”了。然后,他会包揽大部分家务事,包括买菜、烧饭、洗衣服。每天关心着我的手。严防死守中,冻疮却从没缺席过。不过,每晚一起看电视,我会给他增加一个节目,要求他帮我揉揉冻疮。

这种烦恼持续一个冬天,直到第二年清明,眼看着万物萌发,冻疮才会退出历史舞台。这种变化也是渐进的,先是觉得硬块如化冻的土地变软了,然后,整块冻疮能揉动了。慢慢你会感到冻疮下血流变畅,长出新肉,最外层的皮肤就会变硬,脱落。终于,冻疮无可奈何,销声匿迹。

有人说:“手是女人第二张脸”。我的这张“脸”总不愿示人。我的双手因为年年生冻疮,所以伤痕累累,到了冬天更是难看。很羡慕那些手指修长,皮肤白嫩,能戴戒指的手。我的手不能戴戒指,因为我的手必须保持血流通畅,这常常让我很遗憾。

每年冬天与冻疮相伴,百般无奈后我只有选择接受。不过,这也让我懂得:人生中有些痛苦是没法回避的。只有拥有阳光的心态去积极面对,一切痛苦都会过去的。是的,“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

又一次寒潮来袭,冻疮“老友”,你还会光临吗?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,总在心头。提起笔,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、不要辞藻堆砌、更谢绝抄袭;原创的,真实的,都是美好的。提醒: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,包含邮政编码。2015年刊发的文章,没能收到稿酬的,麻烦联系 478702039@qq.com。